

第一百二十五次会议最后记录

1981年4月16日，星期四，

上午10时3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普法伊费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萨拉赫·贝先生  
马提先生

阿根廷:

达维拉先生  
弗莱雷·佩尼亚瓦德小姐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沃尔克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昂克林克斯先生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武托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德扬诺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苏莱先生  
吴维温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麦克费尔先生  
斯金纳先生  
戈德罗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萨本望先生  
林成先生

古巴:

索拉·比拉先生  
博罗多斯基·雅基耶维奇夫人  
库斯比内拉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卢凯什先生  
齐马先生  
斯塔维诺哈先生

埃及:

里迪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法国:

德拉戈尔斯先生  
德博斯先生  
库蒂雷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蒂利克先生  
考尔富斯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普法伊费尔先生  
克林勒先生  
米勒先生  
勒尔先生

匈牙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萨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萨尼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哈迪先生  
卡西姆先生

卡约诺先生

伊 朗:

达比里先生  
阿梅里先生  
扎西尔尼亚先生

意大利:

齐亚拉皮科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 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石井先生  
岛田先生

肯尼亚:

希特米先生  
穆纽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雷内罗夫人  
赫勒先生

蒙 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特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什赖比先生 -

荷 兰:

费因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阿德尼吉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秘 鲁:

索恩伯里先生

波 兰:

苏伊卡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特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帕利哈卡拉先生

瑞 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埃克霍尔姆先生  
隆丁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佩尔菲利耶夫先生  
甘贾先生  
杜利安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林克夫人

美利坚合众国:

弗洛韦雷先生  
德西蒙先生  
克里顿伯格小姐  
皮尔西先生

委内瑞拉:

阿特亚加先生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布兰科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我在今天的发言中将谈谈我们议程的第3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我想说我们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就此问题的前面各人的发言。我国代表团感到非常满意的是，裁军谈判委员会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重新设立起来了，并且该小组在其主席、意大利的齐亚拉皮科先生的干练的指导下正在就实质性问题进行有效的工作。我们热切地希望，所作的不断努力将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从客观条件来看，取得进展所必需的条件是存在的；五个核武器国家都积极地参加工作小组的谈判。它们已经进一步承认，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而有约束力的保证的要求是合理的。在工作小组的讨论中，迄今在澄清有关问题方面取得了某些进展。现在该进入认真谈判的新阶段，如果有充分的决心和政治意志，这一阶段的谈判是能够导致一项大家都可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在我详细谈论这一问题之前，我想先谈两个一般性质的问题，我希望这将帮助大家了解瑞典代表团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的立场。

第一点是关于瑞典中立政策的一个别具一格的方面。这一政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它不是建立在任何国际协定基础之上的。为了与这种基本考虑保持一致，我们总是拒绝依赖——为了我们的安全——国际保证的想法，因为我们认为国际保证可能会使我们处于依赖地位和受外界干涉的地位。鉴于此，我们很自然地在有关安全保证的概念问题上保持谨慎。同样，我们对“安全保证”和“安全保障”这类措词表示保留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类措词包含着与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不相一致的内容。

第二点是，我们认为，从长期的眼光来看，国际安全保证不能建立在核武器存在的基础上。只要这些武器存在于各国的武库中，没有任何国家——不管是核武器国家还是无核武器国家——会是安全的。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完全可靠的保证是彻底消除这些武器。大家普遍承认这是一个最终目标。但是，在实现这一目标之前，不幸的是，我们在促进和平和减少核悲剧的危险的努力中不得不考虑到核武器的作用。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成核武器的存在或使这种存在合法化，这仅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仅意味着核武器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现实。因此，不管大家最终同意什么安排，必须明确它应是核裁军未实现前的一项临时措施。

在说明这点以后，我想再次强调指出，瑞典代表团坚定地致力于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达成一项大家可接受的安全保证的办法。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尽一切努力满足无核武器国家在此问题上的要求。

这些要求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极少数的国家从它们自己眼光中的安全利益出发取得了对所有国家——有核武器或无核武器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我们认为这种形势是不合理的。我同意阿德尼吉大使在两周前发表的看法。他说：“总之，如果核武器国家尽管完全明白核武器的恐怖和使用核武器会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却仍然不愿认真对待自我毁灭的问题，那么它们至少可以对世界其他国家做这样一件好事，即同意没有必要把它们自杀愿望强加于我们。”

不消说，减少并最终消除这种威胁的责任首先在于核武器国家自己。瑞典急切地想为实现可接受的办法作出贡献。但是，除非核武器国家愿意采取一些真正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进一步行动，进展是不可能的。

正如特设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表明的，该小组的任务是“为了就一项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而进行谈判。”我强调指出，这些谈判的目标是做些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事情。虽然我们承认核武器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我们认为不能允许问题的这一方面压制无核武器国家的需要和愿望。因此，工作小组必须根据它的职权把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做一些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事。

至于工作小组中的审议，现有的五个声明必然会成为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这些已经执行的方案所进行的深入分析帮助我们澄清了各种立场，并确定了各个单方面声明中的类似之处和分歧所在。正如其他代表团指出的，上述的分析研究证明，单方面声明的内容与其说是为了满足无核武器国家的要求，不如说是为了适合这些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军事理论。我同意芬兰代表在几周前所说的关于核大国的话，他说单方面声明基本上是“各国自己的军事理论的函数”。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工作小组作了相当大的努力，解释如何就一项共同的可形成某种国际安排的方案达成一致意见。瑞典代表团支持这些努力。这并不意味着一项共同方案本身是目的，也不意味着我们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去同意这样一种方案。为了能使人们接受，一项共同方案必须包括某些与无核武器国家的利益相一致的基本要求。工作小组在审议的过程中，已经能确定现有单方面声明中的类似之处，因此也就能得出所有五个方案中的公分母。有人建议这个公分母可作为一个基础，可在此基础上努力发展出一个消极安全保证的共同方案。但是我国代表团对这一做法有严重的保留。这样一种共同方案实际上是一种最低公分母，并会承袭现有声明中固有的一切条件和限制。另外，就对一些核武器国家已经作出的某些保证进一步加上限制和条件而言，它可能会起一种确定的作用。这种做法与就有利于无核武器国家的国际安排达成一致意见的目标是相矛盾的。因此，应该努力达成一项基于客观标准并不附带任何限制和条件的毫无含糊其辞的方案。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性质和范围问题，我国代表团认为，基本上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必须加以考虑。

有效安全保证的最根本的因素当然是核武器国家作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核武器国家的义务就应该这样简单明了。

无核武器国家不应该被迫作出任何其他保证，如果他们由于参加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区条约或其他具有国际约束力的文件，已经保证不发展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核武器的话。在这方面我还要补充指出，我们认为不扩散这一点是消极安全保证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我们已经满意地注意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普遍同意这一看法。

关于消极安全保证的法律形式问题，我重申，我们对主张制定一项向无核武器国家强加义务的国际公约的想法表示严重的保留。由于我在发言开始时提到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缔结任何双边协定也是不妥的。

某些核武器国家、首先是两个核大国关于它们的义务中应允许某些例外的要求是最为关键、最为困难的问题。这些例外的目的，即所谓的“自卫条款”，在某种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情况下是为了使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合法化。讨论特别集中在两种例外情况上，即在它们的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或在和另一个核武器国家结盟或联合的情况下参与一项军事行动的无核武器国家。人们一再指出，这些例外情况使得保证的实际使用情况变得相当模糊不清，并且为核武器国家主观地加以解释留下了余地。谁能够决定某一个无核武器国家在某个时候参与一项反对某个核武器国家的军事行动时是和另一个核武器国家“联合”行动的呢？当运载核弹头的飞机、海军舰只和军用车辆能轻而易举地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领土上去的时候，“不在其领土上拥有核武器”的条文的确切含义又是什么呢？特别是，如果核武器国家在这以前就有大量的其他军事力量驻扎在那个国家的领土上时。

虽然我们完全明白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但是我们认为，所有合法地保证其无核武器地位的无核武器国家应毫无例外地得到这样的明确保证，即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两个主要联盟的代表都发表声明，承认最大限度的克制是极其重要的。勃列日涅夫主席在1978年4月25日说，“只有在特殊的情况……才能迫使我们诉诸”核武器。联合王国的代表就在委员会3月19日的会议上作了同样的发言。他说，英国的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效的“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进行自卫”。

即使退一步说，在军事联盟和类似的有约束力的协定中某些例外情况是合理的，但是，对处在核安全安排之外的无核武器国家也应用这种例外，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只要这些国家合法地保证它们的无核武器地位，那么在它们所享有的不对它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固有权利上，就不应该强加任何限制和附加的条件。同样不能接受的是，这些国家的保证的有效性可由核武器国家任意加以解释。

正如我早就说过的，我们的讨论表明，单方面保证主要是为核武器国家自己的和它们的盟国的安全利益服务的。不参加核安全安排的国家的合法利益是仅仅被放在第二位加以考虑的。我们自己是如此来了解现有单方面声明的意图的，即，这些国家——只要它们保证自己的无核武器地位——应该永久地享受不对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自由。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象瑞典这样一个国家，保持着不结盟的地位和无核武器的记录，这具体体现在参加了不扩散条约，应毫不例外地包括在核武器国家的单方面保证的范围之内，只要这些保证是和各个无核武器国家有关的

(利德戈尔德先生，瑞典)

话。我想借此机会请核武器国家的代表确认，我们对它们各自作出的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核武器的保证的适用性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的主席。当然，说这么一番话已是惯例，但是正如你所知道的，我的祝贺可并不是为了敷衍塞责。对委员会事务处理得有条不紊对发挥委员会的作用是很重要的。要把事情处理得有条不紊往往是件困难的任务，而先生，你在主席岗位上的表现，正应该值得我们向你表示祝贺，自然我也要借此机会说，赫德尔大使在上个月主持我们的工作期间是成功的。

本周讨论的是混合项目，即进一步审议议程中各个项目。我今天上午的发言将简单谈谈我国代表团尚未在本期会议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中谈到的各个议程项目。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1981年前半期会议即将结束了。现在估量我们的工作是十分适时的。虽然我们的结论肯定还是初步的，但现在所面临的格局并不能使我们万事满意。如果委员会能客观地估计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以及为什么朝这个方向前进，那将是明智的，因为，尽管裁军谈判委员会是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因此它有独特的权威，但从长期来看，它的权威——以及它本身的存在——将取决于它的成果。

在今年会议开始的时候，我们大胆地提出了我们认为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之前委员会今年应该实现的目标，因此，我今天就某些议程项目发表看法时，我还将设法作出某种我认为我们现在有必要作出的估计，或者说，就我们在1981年会议中期的实际结果列出一份试验性的得失平衡表。

今天我想试图作出这样的估计或列出一份试验性的得失平衡表。

得失平衡表的性质：

我在谈论委员会讨论的某些实质性问题之前，想先发表一些总的看法。

- (a) 最近，委员会内出现了一些值得欢迎的情况。最有意义的是，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的初期迅速地处理了程序性问题。我们希望，投身于实际工作的普遍愿望将成为一种惯例，因为作为委员会前身的各种机构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缺乏这种惯例的。
- (b) 关于化学武器的集中会议是成功的，它运用了技术方面的专门知识，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从而为解决一系列有碍于缔结一项条约的问题打下了基础。我们希望，加拿大提出的两个工作文件曾在这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我们还希望，在有关问题上的进一步谅解曾有助于达成一个共同的结论：核查问题不一定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问题，当然，这应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能就足够的使所有各国感到安全的措施达成协议。我们同意那些国家的意见，它们指出充分的核查措施对于信任一项条约是必不可少的；不充分的核查措施肯定将造成或增加不相信，并损害任何协定的价值。

- (c) 核武器问题的审议帮助我们了解了某些问题：虽然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谈判中不能调和各方所提出来的立场，但辩论为各国阐明自己的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提供了机会；如果要充分理解各国有关具体的军备管制措施的立场，就必须理解上述的这些考虑。如果没有这一种理解，谈判将肯定是一事无成的。

但是，裁军谈判委员会中其他的工作方法也应加以仔细的考虑，以便确定它们是否能有助于我们大家所寻求实现的目标。

- (a) 不适当地强调程序问题有可能会使委员会的实质性工作开动不起来。

(曾有一度会议完全是讨论是否需要书面记录问题。) 这只是一个症候还有一个我们为了共同的利益必须予以抵制的更大的问题：裁军谈判委员会越来越倾向于变成各国呆板地陈述自己立场的论坛，而不是把这些立场转变成真正的谈判条件。当然，特别是在全体会上，也许甚至在我们的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各国的立场是正当的和合适的；但是在工作小组中只是重复这些立场就是不正当的和不适用的了，因为工作小组是原定进行谈判的场地。

- (b) 第二，增加会议的做法给所有的代表团造成了压力，而且对促使取得进展的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我们有必要审查能纠正这种局面的方法：化学武器专家们的集中会议的成功可为我们加强有效性和效率提供线索。我们应认识到，增加会议的数量不能替代提高实质性谈判的质量。
- (c) 第三点我只想很简单地一提的是，关于委员会与其他的更为限制性的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谈判之间的关系的持续不断的辩论——及此方面的担心——令人忧虑不已。这个问题在我们讨论全面禁试条约时最为明显。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我们的共同利益计，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委员会合理地可望发挥建设性作用的领域内，而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神学的态度，这是丝毫不会有推动作用的。我强调建设性这个词：尺度应该是我们能对手头工作作出积极贡献的程度，举例来说，在这件具体事情上，那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支持并超越三边谈判。

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辩论各项决议，而是谈判军备管制的协定。这是判断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标准。我并不低估辩论的价值，举核裁军辩论的例子来说，如果这种辩论能把更大的注意力集中于战略核平衡，那就很好。这样的辩论准确地反映了国际气氛的性质，而这种气氛是必须加以考虑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运用现实主义这个词。但在我们更为具体的工作中，我们必须在可能做到的领域中进行工作。迄今为止裁军谈判委员会的记录表明，如果想在委员会内取得进展的话，这也许是最紧迫的和最应遵守的总要求。

裁军谈判委员会讨论的项目：

我现在谈谈我们议程中的一些项目。

议程项目 1 和 2：核裁军和全面禁试

核武器问题确实应该列在我们议程中的第一位，因为它们是人们极为关心的问题。

- (a) 首先我要重申加拿大的立场，即全面禁试三边会谈应尽快地恢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和国家社会有着同样的压倒的愿望。我没有必要重复此事关系之重大。其他人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在达成全面禁试条约的过程中发挥有益的作用：已有人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特别是在地震资料交流方面委员会现在能审查些什么，从而为实现一项多边条约作出贡献。
- (b) 同时我们怀疑，不断地向委员会提出一系列联合国大会决议中的逐字引语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同样地，我们怀疑在这些谈判中不断地向伙伴提出那些他们尚不可能回答的问题究竟会有多少促进作用，虽然这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可能是进行辩论的一种有效的方法。我们认为，裁军谈判委员会能发挥的最好作用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能为全面禁试谈判作出积极贡献的方面，或能给以支持的方面。

- (c) 正如去年的三边报告所设想的，可把暂停和平核爆炸作为全面禁试的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有人对此提出了疑问。我们认为，暂停所谓的和平核爆炸——它会导致彻底禁试——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反对和平核爆炸并仍然不能相信那些为此辩护的人说的话，他们徒劳无功地争辩说，“和平爆炸”总可以用什么办法和非和平爆炸区分开来的。除非能发明出某些有效的办法以绝对保证和平核爆炸不会产生与武器有关的好处，否则任何此类爆炸都不应在全面禁试条约的范围内加以考虑。
- (d) 有人还提出了不扩散条约与缔结全面禁试条约之间的关系。第二届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的结果突出地表明了许多国家在这方面的关切。虽然在好些方面我们持有同样的关切，但我们认为它们不应该被用来作为借口以阻止进一步加强条约或阻止其他国家参加这个条约。
- (e) 关于核战略关系的性质的讨论是有启发作用的，但也是不彻底的。加拿大是一个核联盟中的一员，但却有意选择不生产自己的核武器的做法。我们属于一个核联盟，因为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处于核威胁之下。这就是我们的忧虑。因此，我们不能不考虑欧洲核力量的、在我们看来是不对称的部署；因此我们参与了1979年北约关于调整这种平衡的决定。这种平衡对于维护和平是带有根本意义的。虽然我们注意到苏联表明它对军备管制的关切，但我们也注意到苏联关于暂停试验的建议只将使不能接受的不平衡永久化，而这种不平衡是违背平等原则的。北约提出进行有关欧洲战区核力量的会谈，旨在达成各种平衡的、平等的以及可核查的军备管制协定以限制核力量，这项建议是非常重要的，进行这种会谈是有利于所有有关各方的相互利益的，不管它们是核国家，还是和核国家结盟的无核国家，或不结盟的无核国家。

### 议程项目3：消极安全保证

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是重要的。有人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提出了这一保证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之间的关系问题。但是，鉴于去年会议处理这一问题的历史以及考虑到今年我们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事实，我们对其前景仍然感到怀疑。每一项保证都有其本身的目的，而且都是在某种具体的条件下提出来的。没有多少证据可表明这些目的能在起草中获得一致。尽管这么说，我们还将和其他代表团一起寻求取得适当结果的方法。

#### 议程项目 5：放射性武器

关于运用谈判方式禁止一种目前并不存在的、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是几乎没有可能加以实际应用的武器，一些代表团发表了保留意见。还有人要求把轰炸核电站这样的实际考虑纳入正在讨论的文本一事表示关切。后一个问题应该予以认真的考虑，以便研究是否能毫无困难地把它列入正在讨论的条约草案的案文中。也应考虑以合适的措辞把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包括进案文。同时，现有的条约草案有助于关死一种可能的武器并堵塞其发展前景。

#### 议程项目 6：综合裁军方案

我们认为，军备管制和裁军协定的根本要求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协定条款执行情况的可核查程度。换言之，我们认为应把各种措施看作是相互关联的、能够实现的。逐步的做法实际上是意味着：在已经取得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提高。我们当然可以象我们仍然赞成和坚持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所做的那样制定优先项目和目标，并制定原则。虽然军备管制和裁军进程确实有几个阶段，但这些阶段并不和时间本身有什么关系，而是和对现有的安全安排有信心或缺乏信心有关。选择军备管制措施时只考虑因为它们是很重要的，而不注意到为什么要在哪儿部署军备，这样做是不现实的。强迫人们接受无法实现的期限也是不现实的，委员会是否能继续保持声誉取决于它的现实主义。反之，现实主义是建立信任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实现军备管制和裁军方案的过程中取得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进展之前，不间断地培育信任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想谈谈政治意志这一说法。确实，这个词委员会最近用得越来越多了，它首先出现在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中。委员会对这一问题的审查也许是不充分的。政治意志必须是在我刚才提到的情况下通过了解各自的立场和建立

(麦克费尔先生，加拿大)

信任采加以发展的，然后必须通过谈判的过程加以培育。如果谈判摇摆不前，仅仅提倡政治意志是无济于事的。政治意志是脆弱的，它的生存取决于这些会议厅以外的因素：它真正的含义是一种寻求了解和取得一致的愿望。它意味着平衡、对等和信任。它不是单方面的现象。抽象地呼吁政治意志不能产生任何结果。

我们认为，特别是在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召开之前一段时间里，委员会必须着眼于那些表明有可能实现、并能取得真正进展的措施。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不过分的而又是能实现的，因为，我们最好把精力放在那些有最大可能成功的措施上，而不要放在那些前景并无把握的措施上。

我今天所作的关于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迄今为止的工作的估计并不是令人听了舒服的。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能取得进展的领域是存在的。

主席：我感谢尊敬的加拿大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考虑到这个论坛的重要性、国际社会对这个论坛寄托的希望以及最重要的它的任务所固有的义务，向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工作的人表示祝贺是有重大意义的。

在履行主席职责时这三个因素既是沉重的负担，同时又是鼓励。

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在注意到你尊敬的两位前任——法国代表德拉戈尔斯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赫德尔大使——的出色工作的同时，要支持过去两周中对你英明的领导、不倦的献身精神以及推进我们工作的决心表示赞赏的那些发言。

还有几天的时间，你将受命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闭幕。在第一期会议剩下的时间里，可能不仅仅是我国一个代表团将提一提这三个月会议的成果，特别是因为这些会议和将在夏季召开的那些会议合起来构成了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前本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年会。

我发言的第一部分将是一般性的评论，我国代表认为应该这样做，以便回顾某些从一开始就对谈判进程有着重要意义的事实和想法。

委员会的每一届新会议都带来新的希望和取得某些进展的愿望，不仅在本谈判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

机构内如此，而且在许多大致具有相同目标——即谈判应取得具体成果——的国际机构内也是如此。

不幸的是，过去35年中世界政治形势已经使我们习惯于一种政治“时间”感在裁军方面这种时间感令人可怕地毫无变化。我指的是谈判中充满了大量的而又难以解决的争论、推诿和猜疑，这些东西代替了谈判，使得进展几乎毫无可能。

我并不是指那些众所周知的在裁军谈判中取得积极发展的历史性时刻，这些时刻，正由于其稀有和珍贵，已证实了这样一条原则：把谈判作为消除核战争严重威胁的适当手段是完全正确的。

我不得不说，刚才我提到的那些大量的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想法又一次使我国代表团想起了那些古老的哲理：地球上一切活着的东​​西是物质的，迟早要死亡的，他们只是“理念”的反映而已，而理念却是神圣的、先存的、不可改变的以及永恒的。

事实上，这一番离题的话，——不，它并不真正离题——使我想起，全面彻底裁军正好象是一个抽象而难以捉摸的理想国，要把理想国变成现实国，只有有待谈判者经过努力找到倒影，以便给实际存在的、我们伸手可取的、但由于无数的原因我们又是无法实现的东西赋予生命。

在安全理事会中，在联合国大会上，在第一委员会中，在其成员数从两个国家到裁军审议委员会那样联合国全部成员参加的人数不等的一切委员会和机构中，裁军问题作为一个政治话题也许是花费讨论时间最多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1940年代当原子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我们的谈判前辈们是否预料到原子武器本身、它们的禁止和销毁以及我们委员会今天在1980年代审议的所有问题中所固有的技术方面和政治方面的极端复杂情况。

尽管联合国大会在1946年协商一致通过了第一项决议，要求从各国的武器库中消除核武器，但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核裁军领域中取得任何进展。相反，我们今天有的却是建立在核武器上的安全概念——一种没有希望的原则矛盾——以荒谬来证明合理。

1946年通过决议的人们——他们对战争的苦难记忆犹新——把他们的推理建立在几个简单而明智的、不言而喻而又无可辩驳的原则之上。他们相信，交换科学情报是有利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他们认为，为了保证原子能用于和平目的，建立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

充分的原子能控制办法是自然的；他们愿意寻找有效的保证办法。

但是，由于原子能的发现和应用所产生的科学革命的速度要比这些原则的运用快得多。谈判的良好愿望被有关安全的政治问题所淹没。

由于找不到或由于故意不去找到，时间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名符其实的迷宫，它无可避免地把人们引入了众所周知的“优先项目”。这些优先项目现在是任何裁军讨论的基本常数。今天，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回答：比如军备管制和裁军之间的优先问题，部分措施作为实现全面彻底裁军的一个手段的问题，以及直接实现全面裁军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可选择的优先项目中，总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起担保作用的国际信任条件是实施裁军措施的先决条件呢还是应该倒过来。

主席先生，鉴于以上这些一般性看法，并为了配合你作出的努力，我国代表团冒昧地提出一些对本届会议第一期会议工作的初步看法。

首先我们认为，应祝贺委员会能迅速地通过其议程，安排其工作并指定各工作小组。1980年，委员会几乎花了整个第一期会议的时间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认为，工作小组作为在本论坛中开始谈判的最合适的机构的价值已经体现出来了。关于消极保证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对问题的实质进行分析的努力未能成功地弥合各种立场之间的分歧。我们认为，消极保证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缓和剂，因为唯一真正的保证是消除核武库。但是我们还是支持缔结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以此核武器国家向不拥有此种武器的国家提供不使用或不威胁使用此种武器的保证。

关于化学武器，专家们的宝贵参加补充了工作小组所作的集中的努力，工作小组也毫无疑问充分地履行了赋予它的职权，这意味着有必要在本届会议的第二期会议期间扩大它的职权，以便它能开始谈判一项公约的案文，考虑到确定公约的组成部分一直是广泛审议的主题。

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已经令人满意地开始了公约案文的谈判，虽然在有关此种武器的定义和公约的范围方面仍存在某些基本困难。阿根廷认为，无论如何，在制定放射性武器的定义时决不能使核武器合法化，它还认为，公约的案文应该包括进行核裁军的义务、承认各国和平使用放射性物质的权利以及缔约国在这一领域内加强国际合作的保证。

(达维拉先生，阿根廷)

负责制定综合裁军方案的工作小组的任务的完成程度直接关系到本委员会是否能向1982年的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提交这份方案的前景。

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的主席以其一贯的坚韧和勤奋精神，作了非常宝贵的初步准备工作，从而成功地为方案打下了基础。

关于优先次序问题，阿根廷已经多次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即应给核裁军以绝对优先的地位。

如果大家认为我们应制定一个时间表，以便加快实施第一次特别会议《最后文件》中大家一致同意的事项的话，我国代表团倾向于赞成初步的分成几个时期或某些其他的灵活做法，如果不能就按阶段——并考虑到每一阶段结束时的结果——实现各种目标的顺次日期达成一致意见的话。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我想提及21国集团从委员会工作开始以来一直强烈支持的建议，即设立两个工作小组以便开始谈判我们议程中的两个最高优先的项目，那就是：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以及禁止核武器试验。

确实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不能满足这一极为合法的和紧迫的要求，而只能提供每星期一下午召开的非正式会议的缓和剂。

我怀着最深切的关注向大家阐述了我国代表团的看法，我希望某些国家在早些时候采取的消极态度同样能替代，而由更大的国际现实感和合作感来代替。

主席：我感谢达维拉大使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谢谢主席先生。首先我对你担任委员会本月份主席表示祝贺。我还要对卸任的主席赫德尔大使表示感谢，感谢他在上个月为委员会所作的重大努力。我还要对我们的同事、印度尼西亚的新代表表示欢迎。

我作为由不结盟国家和中立国家组成的21国集团的协调员，谨就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项目2作如下发言：

在21国集团的倡议下，裁军谈判委员会在1981年春季会议的后期就有关会议项目2（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审议。在这一过程中，委员会集中讨论了“核裁军谈判的先决条件以及威慑理论和其他有关核武器的理论”。

(萨拉赫·贝先生，阿尔及利亚)

在估价这一范围内进行的讨论时，21国集团认为，关于通过采取具体措施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采取紧迫的多边行动的必要性再次得到了充分的证明。21国集团认为，核裁军的多边谈判早就该进行了，谈判是否能成功的根本的先决条件是各国进行这种谈判的政治意志，特别是核武器国家的政治意志。

联合国秘书长的“关于核武器的全面研究报告”(A/35/392)的第5章、第6章以及结论部分为这些讨论提供了有益的背景材料，这些讨论证实了21国集团的如下信念：核军备竞赛是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相违背的；核裁军领域中取得的进展将有益于加强国际和平和安全和改善国际气氛，这反过来又会有助于取得进一步的进展；所有国家，不管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与核裁军的措施有着重大的关系，因为少数几个国家的武器库中存在核武器将直接并厉害地损害全世界的安全。各国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采取促成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各国争端的措施，将有助于促进核裁军。

经过讨论，21国集团进一步相信，核威慑理论是核军备不断数量升级和质量升级的基础，并导致国际关系的更加不安全和不稳定，而决不会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而且，这种理论——它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打算使用核武器的意愿之上的——并不能作为防止爆发一场将影响交战国以及非交战国的核战争的基础。核武器国家竞相增加核武器一事不能因为它们以安全所必不可少为理由而就可通融，这样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核武库的增加非但丝毫无益于加强各国的安全，相反却削弱这种安全并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性。此外，21国集团还认为，全世界的安全应该依靠核武器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说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不合理的。

在实现核裁军的目标时，所有的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拥有最重要的核武库的国家负有特别的责任。这一责任包括履行裁军领域中的国际文件所规定的义务、尊重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考虑、不采取任何有助于加剧核军备竞赛和增加国际紧张的行动、最重要的是负起责任，为采取并实施核裁军的具体措施而采取积极和实际可行的步骤。

鉴于这种估价，21国集团坚信，由无核武器国家以及所有的核武器国家参加的裁军谈判委员会必须继续并加紧寻求一种能使其在裁军领域里履行联合国大会赋予的职权的共同途径。21国集团特别期望，人们对核裁军取得进展的紧迫性的不

(萨拉赫·贝先生, 阿尔及利亚)

断增长的认识将推动委员会完成其任务。双边的或地区性的谈判, 特别是在那些由于核军备的集聚而增加了对抗危险的特定地区内的谈判, 是有益的并应该加强, 但是与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国家都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问题的多边谈判同样应在裁军谈判委员会——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内毫不迟延地着手进行。

21国集团根据其1980年第CD/64号文件中发表的经仔细考虑的意见, 认为1981年第二期会议开始时审议委员会项目2的直接目标应该是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 其职权是审议《最后文件》第50段并确定多边谈判的实质性问题, 正如第CD/116号文件所建议的那样:

- (一) 拟订和澄清《最后文件》第50段中设想的核裁军的不同阶段, 包括明确规定在达成核裁军的过程中核武器国家的责任和无核武器国家的作用;
- (二) 澄清在达成核裁军之前和为了防止核战争禁止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所涉及的各个问题;
- (三) 澄清消除对核威慑理论的依赖所涉及的各个问题;
- (四) 采取措施保证裁军谈判委员会有效地发挥它作为裁军领域中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作用, 并在这方面保证它与在双边、区域性或其他限制性论坛中所进行的核裁军谈判的关系。

主席: 我感谢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讲的一番友好的话。

索拉维拉先生 (古巴): 现在已是本届会议春季会议的倒数第二周了, 我国代表团只想作一个简短的发言, 因为我们已经在4月14日的发言中谈到了委员会议程中的许多项目。同一天, 匈牙利代表团提出的第CD/174号文件也已正式散发。虽然匈牙利大使已经在委员会的一次正式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文件, 但我国代表团还没有机会就这个文件所载有的建议发表意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 古巴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为和平、国际安全、停止军备竞赛而斗争的基础之上的, 它认为, 浪费在军备竞赛方面的科学、技术、物资以及其他资源的日益增加的毫无意义的开支应该用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通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欢迎并强烈支持CD/174号文件中匈牙利提出的建议, 因为目前关于设立一个政府级专家工作小组的建议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而我们是一直支持这一建

(索拉维拉先生，古巴)

议的)我们认为,非正式会议将有可能支持如此之多的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一直同意的看法,即每天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出现的新的科技发明创造应该用于正义的和崇高的事业。

此外,在春季会议期间就议程项目1和2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已证明是有益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表明裁军谈判委员会应该在如此重要的议程项目上采取负责的态度。因此,我们不能回避对《最后文件》第77段清楚规定的裁军领域中的这个重要问题的审议。

最后我想说,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尊敬的同事、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兼秘书长个人代表、贾帕尔大使宣读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进步和合作的世界中的男、女、老、少的来信,是非常贴切的和积极的。

主席:我想谈谈委员会1981年第一期会议的闭幕日期和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的问题。

根据议事规则第7条,委员会应考虑到它工作的各种需要,尽快决定这些日期。我就此问题进行了磋商,大家似乎一致同意会议本期的闭幕日应定在4月24日,星期五,并在那天上午召开一次全体会议。这样,4月23日星期四的全体会议就不开了,但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将在那天召开一次会议。

关于1981年第二期会议的开幕日期,在我看来,大家普遍同意定在6月11日星期四。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我刚才的建议。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根据委员会刚才作出的决定,秘书处今天散发了一份载有委员会和它的附属机构下周会议日程表的非正式文件。我是否能认为你们已经注意到这份文件?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已散发的日程表。

就这么决定了。

主席:裁军谈判委员会下次全体会议将于4月21日星期二上午10时30分召开。

下午12时15分散会。

×× ×× ×× ×× ××